

兩垣奏議
西臺摘疏

伯仲諫臺疏草
敬脩堂鈞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
臺
摘
疏

吳尚默 著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兩垣奏議（及其他三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西
臺
摘
疏

此 據 涇 川 叢 書 本
排 印 初 編 各 叢 書
僅 有 此 本

西臺摘疏

蜀中情形疏

明 元垣吳尙默著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吳謹題爲奉命按蜀謹據所聞蜀中情形以仰恩軫恤借籌控馭事職濫竽西臺一年所矣碌碌班行婉不能勉圖建白以弼主德而匡聖治伏不以職爲不肖於役西蜀夫巡方而按所屬固職之官守耳第按蜀與按各省不同蜀固越在甸服數千里外扼蕃苗而襟夷漢者也按今日之蜀與昔日之蜀又不同今日之蜀固一殘於播再殘於蘭家屠戮而戶溝瘠者也播酋犯順殲之而郡邑其土矣傾民力以衛其土又傾民力以固其土而蜀已殫蘭酋作難驅之而掃清其穴矣傾民力以空其穴又傾民力以衛其穴而蜀又殫蜀旣疲敵矣賦亦庶幾竄息籌蜀者曰獨不得奢貢父子獻俘執誠以結此一局而猶可幸旦夕安枕也何意貴陽失利喪我師而擒撫臣彼旣再逞於窮蹙之後必難忘情於敗亡之恥彼旣跋扈於新集之衆必不能絕念於故居之土朝廷議兵議餉議督兵督餉之臣遂急黔而緩蜀唇齒相隣安危相倚黔之剝膚禍不在近蜀之震隣患不在遠則以計軫恤於蜀而軫恤急以計控馭於蜀而控馭急矣永寧遵義土城一帶必不得旦夕撤兵寧獨不得撤也且當厚其屯聚而嚴其扞禦時其訓練而遠其偵諜第不知兵何兵也更番漢民之老羸莫必其力借戍夷徼之健兒莫必其心以尺五之虛藉克行間之實伍徒靡供億以烏合之孱衆攫獸攫之窮寇何富冲擊則屯兵宜議也兵一日不撤必

不能一日無糧。誰輸征而供辦。此則兵燹凋瘵之遺黎也。自蘭酋發難以來。見征不足。且預征矣。額派不足。且加派矣。三年內。已不啻剝肉及心。浚膚及肌。瓶甕俱罄。計無復之。且至寧不有其田地。輕以予人而不得。又寧不有其家室。輕去鄉而莫顧者。則措餉宜議也。兵不能無糧。卽不能無運糧之夫。誰竭蹶而供役。此則亦兵燹凋瘵之遺黎也。輓輸之勞。跋涉之苦。至四鍾不足。致一鍾。且半奔命殞身於此。而十不得六七返。當事諸臣。於是議舟運。而山川險阻。道理迂迴。舟所不能行者。固多也。又於是議接運。而兵方嚴督於堵截。或難遠離於信地。運之所接者。亦有限也。則輓運宜議也。逆酋窮蹙。以遁。固知勢之不支。滅此朝食。無難。獨以此乞兵。彼乞餉。東爲秦廷之泣。西爲魏符之假。勾連族類。以作怒臂之螳。然而狐兔之悲。切相關。犬馬之羈勒有術。此輩雖陰爲犄角。揖以朝廷之威靈。則無不簪。雖間有觀望。激以朝廷之明信。則無不響應。是不可不離散其黨。而黨何以離散也。跳梁者一蘭。環三面而窺伺者。且數十蘭。曰。改土爲流。蠶食且及我。朝廷車書一統。幅員萬里。何所藉此林箐。以拓我疆土。獨以逆酋不軌。無所逃於天誅。一日渠魁授首。而各人其人。各土其土。朝廷又何利焉。所當明白曉諭。以安其反側之心者也。是在開釋其疑。而疑何以開釋也。黨援者罪在不赦。若帖焉效順。如烏蒙川雅等。皆奉正朔。唯謹者也。此不可不用加獎。何也。不獎其恭而效順者。不足明負國者之爲逆也。戮力行間。如邑梅。石耶。平恭。石柱。西陽諸土司。皆衝鋒陷陣。立有功次。此不可不按其功次。亟爲敘賞。何也。不賞其忠而效力者。不足明鼠竄者之爲觀望也。是在朝廷下尺一之詔。沛如綸之音。拊緝流離。慰安反側。念此蜀兵。蜀餉。杼軸皆空。庚癸頻呼。乞勅計臣。

力爲設處。量行協濟。此亦醫桑之壺餐。而旱魃之涓滴。不則額外之徵。如典舖稅契。夫馬等項。斷不宜一概科派。復爲削鐵之計。再作焚林之樵。又念衝城犂穴。矢石同嘗。焦爛可念。乞勅樞臣。查明前按臣敍功一疏。凡土司有功可紀者。量爲加銜加賞。以旌其勞。卽地方士民。倡義守城。捐資助餉者。竝與甄別。列之賞格。以作其忠義之氣。而鼓其效用之志。此朝廷勞來寬恤之恩。而亦激勵鼓舞之權。所以收蜀之前局。而不虞黔之後轍者也。臣凜簡書。以按此一方。何以宣其恩。而奉行其權哉。察吏而已。何以察吏哉。察吏於安民而已矣。當此瘡痍未起。鴻雁初集。多方體恤。屯兵而不見兵之害。征糧而不見糧之苦。督運而不見運之累。出之湯火之外。濯之清冷之中。所謂仁吏也。廉吏也。循良吏也。亟獎之。弗敢後。當此諸夷連交。窺關號澤。駕扼以法。而不生彼之心。羈縻以恩。而不損我之威。去逆取順。與之休息。所謂能吏也。智吏也。幹濟吏也。亟獎之。弗敢後。不則必不能浮採其赫赫之聲。而漫抑其悶悶之政。必不能毛舉其繭絲之能。而薄收其保障之功。必不能近信其善事上官巧獵之聲譽。而遠遺其求瘼下民拊摩之實惠。必不能徇其牆壁之厚。奧援之深。而不一諮於閭井之情。匹夫之口。有一於此。則六察之所不載。而職之所溺也。職陞辭往矣。在巡方則言巡方。巡方在蜀則言蜀。惟嚴行申飭。俾得藉天語之宣布。以寧全蜀之宇。以無隕越巡方之職。則愚臣幸甚。川蜀幸甚。

博探道將之議疏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吳謹題爲博探道將之議。以守爲攻。以屯爲守。少戡極罷。徐圖善後事。臣之奉命按

蜀也。策蜀者曰：必殄滅逆蘭父子，誠而俘之，以獻明天子。蜀之策臣者曰：其庶幾扶瘡肉骨，涔涔噓枯，俾我殘蜀獲有寧宇也。臣於兩者，不能置一對。及臣入蜀，蜀兵之號於臣曰：是且枵腹而陣，滌釜而需。蜀民之號於臣曰：是且鬻子而供，委骨而輸。諸將之爲兵請命者曰：何以應庚癸之呼？而士飽馬騰，以圖大創。諸有司之爲民請命者曰：何以拯彫瘵之衆，而寬徵罷運？以獲息肩。臣於兩者，不能置一畫。蓋蜀之兵連四五年矣，不啻皮毛俱盡，而髓骨皆枯矣。法曰：鈍兵挫銳，屈力殫貨。今日蜀兵之謂也。又曰：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今日蜀民之謂也。今日之蜀，如馬之極疲，而策不前者然。此須時其飲食，息其筋力，則可。而復驅之走塢坂，有立斃耳。又如人之病疴羸，而初起者然。此須飫以梁肉，服以參朮，則可。而復藥石攻之，元氣愈索矣。猶且曰：罪人之未得，蜀局之未結。夫罪人一日不得，則軍興一日不已。軍興一日不已，則餉運一日不歇。嗟此頽尾餘生，殯首子遺，不轉而溝壑，則挺而走險耳。此萬不可再得之蜀民者也。且亦有窺於逆蘭之形勢矣。逆酋父子隻然一身，如孤雛弱鼠，誠得而搏之，一壯夫之力耳。第其所憑者，前巖而後箐，所倚者，左狐而右兔。我以千騎萬卒擊之，而不足。彼以一人竄匿之，而有餘。我從鳥道一綫環攻之，而不得。彼從千窟百穴奔投之，而無不可。則此一會者，可以間獲，可以購獲，可以誘獲，而必不可陳兵方駟以獲。間獲、購獲、誘獲者，可乘機可觀會，可因勢制權，而必不可卒得之。旦夕歲月間也。以民若此，以賊若彼，奈何驅必不可再困之民，追必不可卒得之賊，則莫若退而議守。守者，宿兵也。無徵發，無遣調，無誠於旌旗枹鼓之驚，無虞於雞犬麻桑之擾，而所寬於民者，十之一守者，主待客也。逸待勞也。

其虛冒可覈也。其老弱可汰也。其兵伍可減也。而所寬於民者十之二三。然而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勸之。以本待之。則未必非坐而制敵之勝算也。永寧一路。秦列之蜀郡。漢收之益部。唐宋以來。稱蘭州。非不毛之地。遵義自永安莊直至附郭。皆平洋膏腴數萬頃。此皆不闢而可田。不墾而可耕也。則莫若羣而議屯。嚴督諸將官。覈所部若干兵。責種田若干畝。比西成各報收穀若干石。足支月糧若干日。如是。則一年二年。可免輓運之苦。而所寬於民者十之四五。三年以後。量徵其稅。以充月餉。而所寬於民者十之六七。且此沃土之區。倉蟻踞之。以爲生聚。以養成尾大之患。倉據其利。而倉叛我。我據其利。而我制倉矣。倉以在穴。蛇鼠旁睨。而扼我曰。食不繼。兵必撤。兵撤而彼乃可尾其後。若我收利於屯。不掣肘於餉。彼窮蹙子倉。能長作穴中蛇鼠哉。此諸葛武侯所以北伐。而趙營平所以制西羌也。此我自蘇困之術。而正坐困賊之術。自固其圍之術。而正遠壯其猷之術。一時濟變通窮之術。而正百世永賴永利之術。督臣與臣。臣與道將諸臣。嘔血瀝心。百千擘畫。無以踰此。但一時所需牛種器械之資。約費萬餘金。當及時分給之。不能待。又當專設一道臣。駐永寧。帶管下南遵義兼清軍屯田之銜。調兩府廳一於遵義。一於永寧。而分理之。乃屯政有所責成。而轄制衛所。統隸酋長。亦於焉攸屬。夫牛種之需。督臣與臣。自當設處以給。而立以專官。攝以分理。則在皇上垂念封疆。軫恤彫疲。下部臣而酌議之。非臣所敢專也。此臣區區一念爲蜀請者也。夫寧獨蜀也。今天下力疲於征調。財匱於轉輸。政事縮於補苴。風俗敝於虛耗。在在見不足之形。有奄奄莫能終日之勢矣。及今而挽回之。大約在培命脉。葆元和。而耀威張武爲緩。在固榮衛。綱

牖戶而遠勤遐暢爲緩。在廣收拾。惠安集。而興師問罪爲緩。得此意而存之。榆關之於敵。黔之於水西。皆可佐籌一二也。理合具題。伏乞勅下該部。從長探酌。將屯種攻守之策。專官分理之制。速爲議覆。則天下之所徵藉休息而底定之者。豈獨西南一隅之蜀也。爲此具本謹題請旨。

蚤勤大舉疏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吳謹題爲撻伐之事任甚重。會勦之機宜已審。懇亟允督臣接濟之請。蚤勤大舉。以奏膚功事。西酋一局。兵連禍結者五年於茲。頃以黔之督臣改而歸蜀。若曰。是固能制逆蘭之命。以奠安蜀土者也。以熟於料蘭者。料水西諸酋。審於奠蜀者。奠西南一隅。不啻西羌之屬趙充國。而西夏之倚范仲淹者。乃督臣亦毅然自任。凜然卻顧。簡大將偏裨而分授焉。期會三省諸撫臣。而八道布置焉。蜀之進兵也。扼諸夷之要害。而三路屯聚焉。故請兵以二十萬。而請餉以百萬。其請兵必以二十萬也。深計逆酋之狐連而免合。狼奔而豕突。非分攻不足弱其力。非合擊不足蹙其勢。固將爲萬全制勝之術。以圖一逞。而請餉之備以百萬也。則深慮國事多艱。民生如燬。猶不敢什。昔者任事蜀中。兢兢持算計奇贏之苦心。伏讀溫綸下部。卽與措處給發。淵哉聖慮。不忘念西南半壁。而爲督臣計。周且決也。乃該部酌覆。又鰓鰓然慮太倉之如洗。而九邊之正餉。常告缺焉。夫國儲懸罄。邊餉時匱。無論司邦計者。抱仰屋之嘆。卽封疆外吏。恤緯之私憂。過計不勝如擣也。第以五六年披猖日甚之寇。欲殄而殄之。自督臣以黔之督撫諸臣收拾不來之疆宇。欲底而定之。自督臣。此其仔肩何重。而委任何專。重責之仔肩。輕畀之事權。專屬以委。

任。悽假以便宜。將令督臣何以展布四體。握擒縱之柄。而酌勦撫之機。不乃馳騁驥之足。而故繫之。掉孟賁之臂。而故掣之耶。且該部之所以予督臣者。又可疑也。其予之也。以楚未解發之六十萬。又以蜀請留之十九萬。夫楚未解發之餉。果盡以畀督臣。豈不足藉爲調度徵發之資。少佐緩急。乃黔撫臣新任事矣。能悉黔之敵賦以從事。而不一仰給於楚乎。恐彈丸之黔。數年屠痛之黔。勢必不能。則此六十萬者。必不能朝檄楚而夕罄蜀也。蜀之請留各項錢糧。是督臣舊撫蜀時。所乞停起運。以充用兵精餉者也。自軍興以來。允留者五年矣。新撫臣洩任來。日練兵。日訓士。日繕器械。峙糗糧。振頓爬梳。着着精實。以預儲督臣援黔之需。而蜀事又有不止此者。流賊出沒神宣諸驛。則調兵而北。猱番蹂躪小河水進諸堡。則調兵而東。孰非藉此續命之膏。輕重布而盈縮施之者。則此十九萬者。必不能此沃焦而彼潤涸也。名予之。而實無裨於握算。則何益。督臣無米之炊乎。願該部爲督臣深計之也。該部之意曰。駐兵屯種。爲第一義。夫屯種之舉。臣首言之矣。詞臣。寺臣。餉臣。相繼言之矣。卽今黔按臣亦周悉言及之。第此一議也。便於謁蹶輓運之衆。而不便於河上逍遙之兵。便於焦勞徵解之有司。而不便於尅扣虛冒之債帥。遍野皆流離荒蕪之產。而曰無土可墾。滿目皆膏腴潤沃之區。而曰無田可耕。揀其老弱占役之伍。莫非于相舉趾之夫。而曰妨守妨戰。稽其冒領虛扣之糧。莫非銓錘未輦之資。而曰無牛無種。苟非新推二監軍任怨任勞。不憚胼胝之苦。以全副精神。專注之於此。則屯政終成啖畫餅。而土之飽騰何日。民之息肩何日也。此臣不得不從計臣後。倦復剴切責之者也。伏乞勅下該部。亟議所請百萬之餉。以接濟捷伐之用。而又嚴督二道。

臣力行屯種以甦疲民輓運之苦則西南四省所藉覆宇者無涯量也爲此具本謹題請旨

覈敘平蜀功罪疏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吳謹題爲蜀難旣靖蘭穴盡掃謹覈敘文武功罪以示激勸事竊惟逆酋父子之發難也雄據渝城而渝城恢復矣攻圍省會而省會安堵矣屠略四十郡邑而郡邑漸次廓清矣一鼓成涘水之捷三戰復壽陽之境五風依故國之都四隩入新豐之宅舉皇上舊時之土宇完完全全還之皇上斯亦宣暢武功掀揭殊勳已獨以官兵進取忽有江門等處之敗維時狼子之心孔熾螳怒之臂益張糾結水西烏撒諸夷之黨連蛇豕以爲羣鼓煽都都卜昏楊保之舊民聚蚊蚋而成響東劫西構左衝右突蓋自建武以至遵義二千餘里無不鹿挺險而豕橫突矣督臣朱燮元與前按臣張論晝夜枕戈嘔心殫盡會議道將分布伍路以爲捍禦長寧建武二路監紀則原任僉事劉可訓知府鄭朝棟同知段師文推官胡平表將領則參遊張邦紘范繼道加銜將官潘映奎王懋官等也納谿一路監紀則原任參政閔夢得副使李仙品將領則參將林兆鼎加銜將官鄧懋官劉養鯤等也仁合一路監紀則原任參政王世仁副使徐如珂將領則將官羅乾象薛來衍譚大孝王元弟馮世修等也桐梓落紅一路監紀則參議趙邦清僉事盧安世將領則副將沈崇極秦衍祚加銜將官侯良柱鄧朝用等也遵義綏陽一路監紀則原任參政吳國仕將領則加銜將官陳一龍趙文進駱麟等也嗣有遷轉新任陸續改委則入永寧者原副使謝渭也入綏陽者則原推官李必達也入梓桐者知州朱毅臣同知商良弼也入仁懷者推官蔣化龍同

知劉鼎新也。新任遵義道。則副使侯國。遵義府知府胡悅安也。賊兵出沒納谿之間。奉新命。建大將軍旗鼓。駐納谿者。總兵李維新也。分督五路餉務。飛輓以時。而轉輸不竭。則原任參政陳龍光。吳光義。副使赫奕。僉事錢時。知府劉澤大。余新民。同知翟文簡。王國治。劉國藩。通判梁文燁。推官周嘉誥。知州黃立言。楊汝昇。商之森。知縣韓應龍。鄒昌魯。岑昌運。程士昇。張堯揆。趙明戴。周惟軫。耿塔等也。集兵一十六萬之衆。轉戰二千餘里之間。屢血一二年之苦。摧鏑數百戰之勞。跋涉峻岐折坂之危。殫吸腥風。殫露之毒。或彼突攻而我禦其鋒。或彼堅陣而我拔其幟。或偶遭重圍。批中堅而直出。或先受敗衄。鼓暮氣以收功。或分布策應。潛搗其後勁。或連營對割。明扼其前茅。人人舉鵬力以揚威。處處燿犀渠而買勇。一戰於高縣。賊勢方張。官兵望風爭奔。劉可訓提劍一呼。三軍氣倍。扼險樹柵。列營結陣。而擒斬其奸細百餘輩。焚其營壘三十五門。且分路尾其後。斬首三百一十七名。羅乾象。率譚正修。譚正常。覃寅化等大戰。斬功三百三級。而仁懷土城等處。遂以恢復。一戰於落紅口。而盧安世。同沈崇極。秦衍祚。張奏凱。舒洪烈等。屢戰屢捷。擒斬六十六顆。燒其營房一百六十餘間。一大戰於長寧。賊兵四面夾攻。山谷俱震。胡平表。鄭朝棟。李泮等連寨結營。囊沙割水。對陣而擊。劉可訓。范繼道等各盡發援兵合應。旣放水衝沒。又併力截殺。常擒其僞將軍李楫。斬級六百四十七顆。生擒五十八名。時賊兵殺戮者。淪沒者。逃散者。不計其數。賊父子相失。竄埋草間而宵遯。然困獸之鬪益狠。虓虎之征愈猛。又輦金帛。借水西阿烏迷馬步兵八九萬。先犯我遵義安羅。而守將侯良柱。陳一龍等潰矣。再犯我落紅口。而將官張奏凱等潰矣。督臣又展轉而計曰。我

兵分五路而路復五六分之。馬步多寡之數實不敵也。乃屬閔夢得督鄧懋官、劉養鯤等列陣納谿以示敵。密檄李維新、李仙品督同秦翼明等兵俱改縣長寧會兵而進。於是張令、秦國偉、李鴻功、劉宗良、盧世卿等一戰於麻糖坎。再戰於瀘州衛而洗燬其九姓二長官司一帶營寨。生擒其僞都司參將等八十五名。斬級五十七顆。秦翼明、秦拱明、秦可等戰於青山崖。直上第二洞。擒其僞丞相并妻妾二人。斬級二百一十六顆。生擒一百五十九名。燒燬其營十七所。劉養鯤、鄧懋官、畢應台等戰於馬克橋。而擒其僞將柳元儒。次第打破仙人、寶月、橫山、八甲、中弔、三溪等處。燒燬其衙舍營寨。斬級六百七十二顆。斯時也。賊各路守隘之兵盡散聚於土地坎。會集水西烏撒諸援兵。欲效破釜之計。將爲捲土之圖。厚出犒賞。憑高踞險。欲與我兵決一死戰。大將應諸將進。莫有應者。李仙品、劉可訓、鄭朝棟厲聲趣之曰。有進無退。當以身先。於是秦翼明兄弟與馬齡、郭起柱、秦可等願任前驅。四鼓發兵。天明接陣。鏖戰至午。斬其僞總兵吳繼周。賊遂披靡。奢寅亦被創。遁去。奪其所乘馬。併僞僮儀狀。斬其級八百一十五顆。生擒一百五十八名。被傷溺水者無算。於是二酋知大勢已去。盡焚城中屋廬。列兵紅崖山上。大小官兵四面追逐。走金家山。又走獅子山。共擒獲有名頭目周邦大、徐應龍、妖教首劉明選等一百一十三名。斬級一千二十八顆。城中男婦投出二萬餘人。而永城遂定。鄭朝棟督王懋官、周良材等攻天臺園。夷目羅甫羅于朝父子率兵數千投降。獻出酋寄金、女冠、段正等物一百一十八件。羅乾象、譚正脩等陸續攻破白崖、楠木、樂用、青岡等園。又攻破銅鼓等寨。斬功二百六十二級。招降羅書成、舒廷采等苗夷萬餘家。而附近永城之夷目俱定。

然而狐兔悲切之情。徵風召雨。獯獯難馴之性。起蜩飛蜂。水西援兵。又分兩路而驟至矣。一路出古蘭。王世仁。徐如珂。督羅乾象。譚正脩等。設伏以待。兵至。大戰兩晝夜。斬其惡目魯仲賢。軍帥羅奇。割級四百五顆。跌溺死者無算。而蘭州之九鳳樓。化爲煨燼。數代之墳墓。掘爲墟土。一路入永寧。割新寨不動。李棲鳳。李維世。李棲鳳。李維忠。攻而破之。而薛來衍。打官斗山。胡汝高。畢應台。攻木角。豬鬃二等。范繼道。攻水潦。張奏凱。王正相。張洪烈。攻馬湖鬼么。餘如牯牛。酸棗。木姜。馬蝗。發窩。滑石。諸圍寨。俱相繼。俛首聽撫。獨憑崖負險。展轉深入。大將親提兵。抵馬鈴河。而愈追愈深。莫窮梟首之誅。時前按臣溫臯謨。命入境。方下車。卽詣瀘州。與督臣再申軍令。大捐犒餉。以廣勵諸士之氣。鄔家渡之割。幾爲所綴。而忽偵其奸。三路之攻。幾爲所懼。而卒摧其鋒。出瀘州。則張令。張學禮等。連戰大捷。而斬其級一百一十顆。出永寧後。則劉養鯤等。據險堅守。而賊衆不敢窺左足。出永寧東門。則方虎。斲其頭目落馬。總鎮親督大戰。斬其級九百三十顆。而賊遂夜遯。以去。蓋自大壩。卜昏諸夷。金鉦所過。土靡瓦解。魚驚鳥散。而雞廠。鍋廠。白崖。白撒。菜豆。白旦。對車。小水。長江。以內。無不澄氛廓。若霜風之捲秋籜矣。之役也。摧九嬰之沴。夷三苗之墟。變弧四連五合之衆。委亂骸而擠。長驅懸車束馬之道。垂建瓴而騰空。元雲結陣。風聲鶴唳。皆兵。赤日歎金。匹馬崎輪無返。窮廬聚處之穴。燭爲彌山。彌谷之塵。犬羊世守之區。盡爲我疆。我理之土。奔獠。蟹而解。奚翅。襄穀。斷藤之峽。銘紅崖而勒石。何止伏波銅柱之鄉。驅逐若彼。蕩洗若此。斯不足大快殺戮文武之憤。而盡雪攻略城池之恥也哉。獨以父子二酋。負命窮山。游寬僻。罪人未得。孽本未翦。以故援枹鼓。臥金。

鐵之士。三年來盼闕廷而不獲一命之褒。乃今逆寅已授首矣。屍寸斷而骸一炬。刑慘爲最酷。戈內操而兵外應。設購爲最奇。臣以行役將竣之時。幸睹插羽之報。方誕將天威。以獎率三軍。前終逆闡一局。後且誓旅揚麾。其急黔難。而蚤奏西南耆定之功也。尙待何時。不爲控鳴於皇上之前哉。我皇上鴻猷元暢。神略遐宣。天助順而人助信。百爾有位。無不闡揚聖武而廣布之。黃閣重臣。連斗杓而調元化弼。亮在安攘揆奮之外。大司馬握重本根之地。張皇六師。大司農持籌盈縮之總。誕修六府。兵垣諸臣。以審譔著頗牧之聲。職方諸臣。以簡閱羅桓赴之英。則寵頒自有殊典。先督臣方拯焚溺而解淪於厄。旋披冠髮而勦黔之急。秦楚諸撫。臣憂厝火而切同讎之義。網牖戶而修于鄰之震。則論賞自有別格。皆非臣所敢僭擬也。謹據督臣敘述之本末。參以臬司會同諸司道覆勘之功次。別白而差等陳之。總督貴州四川湖廣雲南廣西等處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朱燮元。鉅力六鯨負地。偉猷八面擎天。奠魚鼈於搶攘中。再復漢京日月。驅氛祲於要荒外。丕揚周旅靈雷。神紀妙五間之機。用奇用正。恩信假七縱之術。攻力攻心。始終拮据者六七年。風塵勞於飽歷。西南底定者四三省。赫濯訖於遠暨。功與河山同垂。賞應帶礪竝永。先任按臣。今陞大理寺寺丞張論。風猷肅當道之輪。霜氣寒尙方之劍。單車下倥偬之際。一腔忠義告天。前箸借折衝之籌。滿腹甲兵藏地。岳山易貌。草木知名。前按臣溫臬謨。孤鶩突_分兀班心。駭厲震宣域外。法肅之綱之紀。元熊赤豹皆馴。才兼維文維武。封豕長蛇遠屏。三巴法曜。半壁甘霖。督餉御史丘兆麟。含性神羊之特。藉姿天馬之騰。節擢標格以千尋。才委波濤而萬頃。經術出其餘緒。關中芻輓雲